

血泊火海

张 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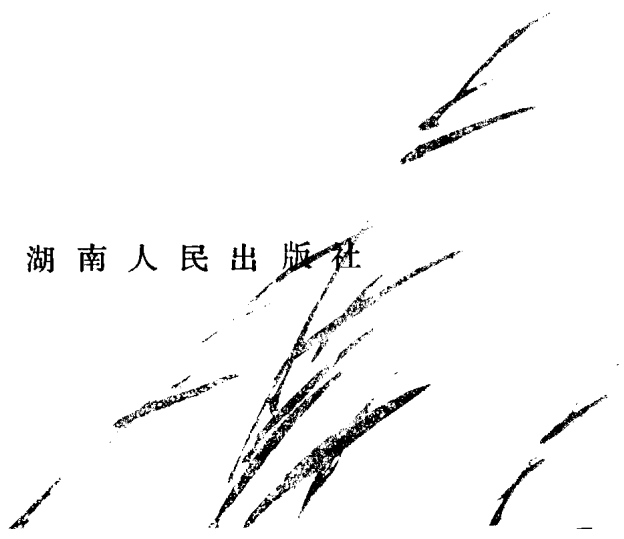




血泊火海

张 行

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



封面设计：姜 堃

血 泊 火 海

张 行

责任编辑：张永如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）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湘潭地区印刷厂印刷

*

1982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216,000 印张：10.5 印数：1—96,8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489 定价：0.79 元

内 容 简 介

县委书记宋岳峰，忠实执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，把蓬勃兴起的农民革命事业，断送在血泊火海之中，自己也成了涸淖之鱼。在这严酷的现实面前，他不怨天尤人，而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，手刃叛徒妻子，火烧祖传庄园，用实际行动重新赢得广大党员和农民群众的信任，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，掀起了如火如荼的农民革命战争。这个塑造得很有特色的县委书记的动人形象，不仅符合当时的历史真实，而且富于现实的启发意义。

这部长篇小说，以一九二七年的血泊火海为背景，塑造了县委书记宋岳峰、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龚国庆、神枪手李红云、“草上飞”杨石老倌、叛徒罗四维和银姣，国民党县长李荫培等各种各样人物，再现了血与火的时代风云，情节曲折，语言流畅，读来使人时而惋惜，时而悲愤，时而扼腕，时而欢歌……

目 录

第一章	云雾茫茫.....	1
第二章	多难的夏天.....	34
第三章	失 算.....	63
第四章	谁之过?	109
第五章	血染红枫桥.....	135
第六章	小小“鸿门宴”	169
第七章	蒿目时艰.....	188
第八章	断 鸿.....	231
第九章	赤色队.....	273
第十章	烽烟滚滚夜未央.....	302

第一章 云雾茫茫

1

一九二七年春天，南方正是多雨季节。一阵阵不大不小的季候风，将一股股雾气，一块块铅色云，吹向山区。这时候，在湖南省和江西省交界的丛山峻岭中间，云霭霭，雾沉沉，辨不清房舍，看不见道路。就连那座小小的芙蓉县城，也象飘泊在云天雾海里的一叶扁舟，在云来雾去中浮动着，飘向远方。

这县城座落在一小块盆地的山包上。城镇中心有一座芙蓉书院，大门两边分别挂着两块牌子：右边挂的是“中国国民党芙蓉县党部”，左边挂的是“中国共产党芙蓉县委员会”。县长李荫培，兼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；教育局长宋岳峰，是共产党的县委书记。这两个人合住在芙蓉书院一栋厅房里。宋岳峰占用东边两间，李荫培占据西边四间。两个人又是老相识：李荫培是宋岳峰那老祖父的得意门徒，宋岳峰却是李荫培在芙蓉中学任教时的学生。现在，这两个人都站在敞开的窗前，眼望云来雾去的天空，显出心事重重的样儿。

宋岳峰听见李荫培重重地关上窗户，不禁回头看了看自己

的办公桌。办公桌上，摊着两份文件：一份是《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决议案》，另一份是毛泽东写的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。他苦苦地思索着，怎么也没法将两份文件的精神统一起来。《决议案》主张建立乡村联合战线，农民武装不要超出自卫范围；《考察报告》却主张推翻地主武装，建立农民武装，一切权力归农会。他想按组织原则办事，而省委刚刚发下来的《告全省农民书》，提出农民运动前进的三项目标，又恰恰与《考察报告》相一致……唉，上面的精神互相扯皮，叫下面怎么办呢？

一团团轻纱似的薄雾，带着潮湿的气味迎面扑来，好象整个空间都浸饱了水份，使人感到沉重而且烦闷。宋岳峰虽说只有三十来岁，也算得是个几经风雨的人。无论是个人的厄运，或者罢工的失败，他都能尽快地从困境里摆脱出来，毫不犹豫地投入另一场战斗，但是这一次却使他陷入了难以摆脱的苦恼之中。他是一个组织纪律性很强的人。假如上级的指导思想很明确，很统一，他一定会坚决照办；假如他是孤军奋战，既得不到上面指示，又得不到友邻支援，他也能临机应变，闯出一条新路。糟糕的是，摆在他面前的文件，竟是两份水火不相容的指示，这可怎么办呢？

宋岳峰烦恼地摇摇头，象要摆脱什么羁绊一样，猛地转过身，向门外走去。刚绕过办公桌，县长李荫培走了进来。

这位县长高高的个子，方脸盘上长着一些肉刺，鼻管稍嫌长一点，突出在人中上面，造成了人们常说的那种鹰钩鼻。他的眼睛很细，却很圆，看人的时候，眼眸子闪动很快，使人很

难捕捉到他心灵里的秘密。他穿一件深灰色直贡呢长衫，外罩一件青缎马褂，风度潇洒，气宇翩翩，加上满头黑黝黝的亮发，年纪虽有五十挂零，仍然是一表人才。

李荫培手里拿一张报纸，走到办公桌旁，拉过一把藤椅坐下来。宋岳峰看见他一脸怒气，也就坐下来问：“你先生又有什么事呢？”

“老弟，你看看这张报纸！”李荫培欠起身，递出手里那张《民国日报》，绷着脸，忿忿地发牢骚：“这样的事情，竟发生在我管辖的县境里，真丢人啊！北伐军将士在前线流血流汗，农村的流氓地痞却在抄他们的家，杀他们的亲人！农会却在没收士兵寄回去的薪饷！北伐还有什么搞手？革命还有什么搞手？”

宋岳峰瞟一眼报头，便将它朝办公桌边一扔，淡淡地回答他说，这家报纸历来靠编造谣言赚钱，不能让它来玷污自己的清白眼光。李荫培陡地站起来，胀红着脸，斥问道：

“那么，罗爱仁家被抄，你怎么解释？”

“事实俱在，还用得着我来解释吗？”

“老弟，你首先要弄明白，罗爱仁是北伐军里的参谋，还是你的侄女婿嘛。你们为什么偏偏要拿他家开刀？”

李荫培心里明白，罗爱仁是为着逃避农民运动，才跟随宋耀华出去当兵的；他父亲仗着儿子是北伐军官，在农村组织“保产党”，被农会关押，自缢身死。李荫培现在打出这张牌，是想提醒宋岳峰，罗爱仁既是宋岳峰的亲侄女婿，又是宋耀华的贴身亲信，搞到他家头上，实在不应该。宋岳峰也很清楚，县

长是想借这样的例子，来抨击农民运动过火，要他下令煞车。难办的是，跟李荫培唱一个调子的，不仅仅是土豪劣绅……他沉默着，让那一团团飘流的雾气吹拂着他的脸颊。

李荫培注视着他的脸，弄不清他在想些什么，也只好默默相对。这位县长的苦恼，与宋岳峰迥然不同。他不在乎上面的精神统一不统一，平时也不大过问北伐军进展情况。他权衡利害的标准，是看上面的做法对自己有利还是不利。北伐战争打得好，不仅使他当上了县党部书记长，还使他登上了县太爷的宝座，于是他便拥护北伐；农民运动如火如荼，眼看要烧到他的老巢李家屋场，于是他便找出种种借口来反对。现在，他又听说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在上海发动“四一二”政变，南京已经另立旗帜，实行宁汉分家。本县豪绅暗暗找他商量，要组织“拥蒋捧喝团”，他不能无动于衷。他想，他要是在南京，便不存在什么苦恼不苦恼的问题，跟上蒋介石走就行了；难办的是芙蓉县属于武汉政府管辖。宁汉分家以来，武汉方面鼓吹国共合作的调子唱得很高。在这湘赣边界，到处是一片打倒土豪劣绅的声音，农会闹得凶，共产党的势力发展快，他若稍为不慎，便有被当做土豪劣绅惩办的危险。为此，他经常打着国共合作的招牌，打着支援北伐的旗号，来找宋岳峰诉苦。

沉默一会，李荫培才说：

“老弟，我来找你，是因为罗爱仁搭信来，说是最近要回家看看。他要是知道老家被抄，父亲上吊的话……”

“那就更好！”

常言说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李荫培无话找话，搭讪着想多

说几句，宋岳峰却不领这个情，回答得那样简单，那样冷淡。双方都感到索然无味，这场谈话是再也继续不下去了。李荫培站起来，走到门口。宋岳峰期望他快点走出去，谁知那一位忽然转过脸，煞有介事地问：

“听说县农会会长龚福庆，要带梭镖队去接收团防局那些枪支？”

宋岳峰微微点头。

县长紧张地绷着脸皮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省党部有一份密函，你没收到？”

李荫培不禁吃了一惊，急忙回到宋岳峰跟前，直盯着他的眼睛，挑衅地问：“什么密函送到你这里来了？”

宋岳峰拉开抽屉，拿出一封国民党省党部致各县党部的信，摊在办公桌上。那是一个副本。信里分明写着：“请将各地枪支一律交农民协会，编练农民自卫军。”

李荫培瞅着那封信，眼皮不断地眨动，假装在回忆着什么。其实他早就接到过这封信，只是觉得它对自己不利，才匆匆忙忙锁进抽屉里的。开始，他还怀疑这封公函是假家伙，专门打发人到省城去问过，知道那是真的，他又怀疑省农民协会在里面搞鬼。后来一想，省农会主要负责人，也是国民党省党部的要人。大势所趋，他便想出了压下公函，转移枪支的办法，准备把团防局的枪拉到李家屋场去藏起来。谁知枪还没有拉走，密函就露了底。他再也不能磨蹭下去了，返身就去找团防局长。

李荫培还没有走出芙蓉书院，有人来报告说，龚福庆的梭

镖队已经下了手，收去团防局几十支好枪，当即组成了农民自卫军。这支农民自卫军，由共青团县委书记罗四维当指挥官，龚福庆当副指挥。

李荫培赶到团防局，大发一顿脾气，刚刚回到家，宋岳峰就找上门来了。这位共产党的县委书记笑容可掬，先对他道歉，说龚福庆没有事先向县政府报告，就提前接收团防局枪支，对政府尊重不够；但这是在执行国民党省党部命令，相信县长定能谅解。他还借此机会，邀请李荫培一起去参加农民军成立大会。李荫培听着听着，这才明白，原来是宋岳峰一手安排的陷阱。他越想越憋气，越想越窝火，忍不住从躺椅里跳起来，指着宋岳峰的鼻子，坚持要龚福庆退枪；并且声明说，团防局有一部分枪支是他私人财产，那些原本属于李家屋场保镖队的武器，县农会要不退，这个官司就打不完。

宋岳峰一点也不着急。他看见李荫培火气很大，反而陪着笑脸，声调和缓地劝道：

“李先生，你是我的老师。我老兄宋耀华，又是你女婿。看在这种种关系上，我们并没有追究你私自扣压公函的责任。你应当明白，这就是给你体面，给你下台的台阶……”

李荫培听着这不软不硬的警告，眼睛微微眯了起来。他自然清楚，宋岳峰说的都是实情。他早在肚子里盘算过自己的实力，那实在可怜得很。如今团防局枪支易手，他更象挂在板壁上的乌龟——四脚无靠。为摆脱这种困境，他曾经煞费苦心，跟宋岳峰展开了一场心理战。他常常利用国共两党互相矛盾的政策，利用这期间共产党的某些人的言论，来扰乱宋岳峰

的心，动摇他的信念，使他举棋不定，借以扩展国民党的力量。他没有料到，宋岳峰在那样矛盾的心情中，竟然会采取这么果敢的行动。两人斗智斗勇的结果，李荫培打了败仗，只好另想良策。想到这儿，李荫培额上那股股青筋渐渐地消失了，脸上挂起了愁容。接着，他开始检讨自己，说刚才的行为太莽撞，请宋岳峰看在祖父面上，多加包涵。他情绪激动地拉住宋岳峰的手，表示从此以后要真正携起手来，不管出现什么风浪，国共两党都要同心协力，按照孙中山先生的遗训，把革命进行下去。他把宋岳峰送到门口，望着弥天雾霭，好象偶尔想起了什么，拍着宋岳峰的肩头说：

“老弟，我和你相处已久，相知很深。共产党讲究集中统一，讲究铁的组织纪律。国共两党要想很好地合作，你要留心约束你的部下才行呢！”

2

浓重的迷雾笼罩着小小的芙蓉县城。

农民自卫军成立不久，长沙发生了“马日事变”（1927年5月21日即马日，反动军官许克祥、王东原等率士兵一千余人，分途袭击设在长沙的湖南省党部、省农会、省工会等革命团体，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一百余人）。消息传来，整个芙蓉县城都为之震动。县农会、工会和妇女会，组织各界人士举行反蒋大示威，大街小巷都响起了“打倒蒋介石”的口号声。一部分土豪劣绅组织的“拥蒋捧喝团”，被游行群众愤怒捣毁，他们的头目被捉住游街。李荫培吓得坐立不安，急忙带领县政府

的职员，手里摇着小旗，也参加了游行队伍。

“马日事变”的消息，象一股猛然刮起的狂风，吹散了人们心头的迷雾，撕去了蒙在脸部的面纱。在这阵风暴面前，许多人的面目都显得更清楚了。宋岳峰等不及武汉方面的指示，立即向全县发出反击国民党右派进攻的通知。为着稳定人心，他还别出心裁地写一幅对联，贴在芙蓉书院门口。那幅对联这样写着：

有胆量的，到这里来搞共产主义

无片土者，向前方去作阶级斗争

贴好对联，他双手叉腰，站在大门前面，正端详着，忽听背后有人赞叹说：

“好一笔挥洒自如的书法！”

宋岳峰听到有人赞叹，颇有点“士逢知己”的味道，转过头去一看，原来是新任农民自卫军指挥罗四维。

这个农民军指挥官，认真说来还是一个毛孩子。他只有二十来岁，中等个头，长得唇红齿白，眉清目秀，看起来象一个漂亮姑娘；但为人却十分机灵，遇事察颜观色，进退得体，深得县委书记宋岳峰信任。

“老宋！”罗四维甜甜地叫上一声，马上皱起他那两撇秀长的眉毛，满腹心事地说：“老宋，你让我回共青团吧！农民军我干不了。”

宋岳峰望着他那张漂亮的脸蛋，感到好生奇怪。前些日子，也是这张小嘴，一张一合的，死缠着他，一定要到梭镖队去扛大枪，今天有了枪，为什么要打退堂鼓呢？他拉着罗四维的手，

一边朝院子里走，一边询问原由。罗四维诉苦说，“马日事变”后，省农民协会来了命令，要发动二十万农军包围长沙。龚福庆事先没有跟他商量，就拿着命令念给自卫队员听，这一下，等于放了一把火，自卫军个个都顿足捶胸，要求去打长沙。他出面制止，谁知柳仁亮、刘汉青、李红云等人，带头跟他唱对台，天天在那里叫大家唱歌。他们唱的是：“梭镖亮堂堂，擒贼要擒王，打倒蒋介石，活捉许克祥！”把个农民自卫军驻地，搅成了一锅粥。

宋岳峰听着听着，不禁笑出声来，便轻松而亲切地说：“说你是个毛孩子，你真是毛孩子！农民自卫军不主张打仗，还算什么农民自卫军？”因此，他并没有把这件事搁在心上。他哪里知道，罗四维来找他，并不是害怕农民军要去打长沙，害怕的是自己抓不到实权。罗四维接下去说，发生这次事件，使他看清了一个事实：他在农民自卫军里，只不过是一个挂名指挥官。副指挥龚福庆，还有那几个队长，都认为他既非赤贫出身，又不懂军事，都没把他放在眼里。宋岳峰这才听出一点眉目，鼓励他大胆管下去，并且开导他，指挥官可以由上面任命，威望却只能靠自己建立。罗四维的本意是，借这个由头，仗着宋岳峰的支持，尽快把农民自卫军的实权抓在手里，好走他的下一步棋；谁料宋岳峰却总是闪烁其词，令他好不心焦！顿住一会，他突然煞住脚，颤声问：

“老宋，县委支持我抓武装吗？”

宋岳峰觉得他问得怪，瞧他那认真、专注的神气，忍不住点了点头。

“那么，能不能考虑，只设一个指挥官？”

“你的意思是……”宋岳峰诧异地望着他那张秀气的脸。

这当儿，罗四维的两个眼珠骨碌碌转动了两次，然后将一束乞求的光芒射进宋岳峰眼里，轻轻地、低低地说：

“老宋，福庆是农会会长，又让他抓枪……他也累，我们也难……”

宋岳峰完完全全明白这青年人的意思了。在这次谈话以前，他曾经考虑过让龚福庆专门抓农会的事。罗四维在这时候提出换班，动机似乎有点不纯，但他仍然觉得，把福庆调出去，可以减少好多矛盾。他没有贸然答应罗四维的要求，只是说，他也准备到农民自卫军那里住几天。罗四维认定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，心里对宋岳峰很感激。

宋岳峰欣赏罗四维，有它的历史原因。前几年，老宋刚回到县城当教育局长时，开始在教师和学生中秘密发展共产党和共青团，罗四维是芙蓉中学的第一批团员；不久，又当上了团支部书记。这个青年学生不仅羡慕教育局长的地位，更钦佩他的学识，有事无事，三天两次往宋岳峰的办公室跑。看见宋岳峰单身住在县城里，有时约了些男女同学一起去，间或提只鸡，提只鸭，与宋岳峰同桌吃饭。他热烈地崇拜着宋岳峰，把老宋当做父辈来尊敬，当做天才来热爱。宋岳峰谈起马克思和列宁，他就称这两个人是人类的上帝；宋岳峰谈起“五四”运动中的陈独秀，他认为那是中国民众的救星；宋岳峰谈到一个人的气节问题，他决心学习明朝末年的史可法；宋岳峰评论国民党左派的现状，他又一个劲推崇汪精卫……总之，老宋称赞谁，他

就崇拜谁；老宋提倡什么，他似乎就懂什么。可惜都是一知半解，有的甚至连一知半解也谈不上，只是道听途说，记住两句名词，用来炫耀自己的知识而已。宋岳峰也看到了他这种毛病，总认为那是青年知识分子的通病。相反，他很喜欢这个年轻人交游广，路子多，进取心强，善于随机应变，算得上一个难得的角色。因此他才不顾一些人反对，把罗四维提拔起来担任共青团县委书记，农民自卫军指挥官。

罗四维为了报答县委书记的栽培与信任，更加尊重宋岳峰了。每当他想到自己才二十来岁，便成为全县举足轻重的人物。他的内心就燃烧起更加强烈的欲望，脸上也常常露出得意洋洋的神气来。这年轻人，脑子里充满奇妙的幻想，胸膛里激荡着奋斗的热情。他需要的是上进的阶梯，并不过问这阶梯搭在哪一垛墙上，也不想去探求未来的社会是个什么样子。他很自信，总觉得脑子里已经挤满各种各样知识，就象油罐里装满了茶油，倒出来便可以炒成各种佳肴一样；他只要把那些玩艺倒出来，就可以把各行各业都浇得争芳斗艳。为此他很少注意外地时局，两只眼睛对宋岳峰和李荫培却盯得很紧。宁汉分家的消息传来，他在宋岳峰面前虽也装出忧心忡忡的样子，内心里却巴不得国共合作早点塌台。在他看来，本县革命势力如此强大，只要国共分裂，李荫培就会站不住脚；只要能把李荫培赶跑，宋岳峰就会让他当县长。假如他能把农民军紧紧抓在手里，又能当上县长，下一步棋不就更好走了吗？他父亲本是个赌局的老板，对儿子下这么大的赌注——用这么大的决心来干事业，也自叹不如。老家伙凭老经验，认为时局很不稳定，不能一条道

路走到黑，自告奋勇，跑了李荫培那一条道。为此，两父子当着宋岳峰的面，拍桌打椅地大闹了一场，终于分道扬镳。尽管如此，李荫培却并不欣赏赌局老板，只是为了结识他儿子，才安排老家伙当师爷，并且千方百计在为罗四维找个美人做未婚妻。所以说，正当宋岳峰和李荫培都忧心如焚的时候，罗四维却成了左右逢源的角色。

两个人走到厅房门口，走进老宋住处，就农民自卫军的处境商量半天，才决定在此次攻打长沙的行动中，本县先按兵不动。理由也很充分：一来中央没有指示，二来本县农民军刚刚成立，急需整顿内部；三来老百姓担心芙蓉县也会发生什么事变，有这么一支武装留在县城，可以起到安定民心的作用。

宋岳峰舒了一口气，反复关照罗四维：气可鼓，不可泄，一旦中央来了命令，农民自卫军就要马上去打长沙。因此，对柳仁亮他们的做法，不宜干涉过多。

3

院子里有着几双脚板响，同时传来一串银铃般的笑声：

“哈，看你说的！岳峰能见外吗？”

一听到那欢乐的、清脆悦耳的声音，宋岳峰便知道是他的妻子——银姣。他稍稍怔住一会，脸上顿时泛起幸福的光彩。啊，她回来了。是的，是她从武汉回来了！他立刻站起身，同罗四维一起，匆匆忙忙地迎出去。

银姣和宋岳峰结婚后，一块在武汉工作。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，军阀政府通缉宋岳峰，他便一个人回到芙蓉县，留下妻